

鬥陣特攻®

守護神



MICHAEL CHU 短篇作品



# 守護神



短篇故事

*MICHAEL CHU*

插圖

*ARNOLD TSANG*

其他插圖

*BENGAL*

設計與版面

*BENJAMIN SCANLON*



芭絲特

經過數日的等待，安娜在開羅一座古老而富麗堂皇的宮殿裡找到了目標。阿卜杜勒·哈金崛起後，他濫用權力壓榨城中百姓，還與他的爪牙共謀，把財富據為己有。但就在安娜有機會逮到阿卜杜勒時，第一位幽魂：傑克·莫里森出現了。即使他戴上了面具、偽裝成名為士兵 76 的制裁者，安娜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。

全世界都以為莫里森在瑞士捍衛者基地爆炸事件中身亡了，但安娜並不這麼認為。雖然傑克逃過了死劫，他身後卻緊跟著一位幽魂……死神。他是名潛伏在黑影之中的殺手，面容隱藏在如骸骨般慘白的面具之後。

在死神現身與傑克戰鬥的時候，安娜及時出手相助。她成功制伏了死神，把他壓制在地上。她揭下那駭人面具時，看到了那張殘破不堪的臉龐。那是加布里爾·雷耶斯，和傑克一樣都是她的老戰友。隨後，加布里爾的身形化為幻影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出乎安娜的預料之外，與她情同手足的加布里爾和傑克都活了下來。

他們原本也以為我死了，不怪他們。

安娜深呼吸，在現場調查了一番。牆壁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，地板上的磁磚支離破碎，哈金的非法企業雇了不少莊園警衛，如今他們東倒西歪、如孩童的玩具般四散各處。傑克站在庭院正中央，面無表情。

「全部搞定。」傑克一邊搜刮著傭兵的裝備一邊說道。

出乎安娜  
的預料之  
外，與她  
情同手足  
的加布里  
爾和傑克  
都活了下來。



一名躺在地上的警衛發出了呻吟，安娜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出她配戴在腰間的武器，朝警衛的脖子發射了一枚睡眠鏢。

「你漏了一個。」安娜說。

傑克聳了聳肩。「很高興看到你，安娜。」

安娜拉下帽兜下沿的瞄準鏡。但是抬頭顯示器故障了。她懊惱地把瞄準鏡收了回去。「他跑哪去了？」

傑克啟動他的顯示儀，把附近的區域掃描了一遍。「一點蹤跡都沒有。」

這還不是最大的麻煩。

「看起來不樂觀。」安娜說道。傑克中彈的地方位於夾克上「76」字樣的正下方。她靠得更近一點看，發現散彈槍的衝擊把夾克和他的血肉都給扯得稀爛。如此近距離的槍傷本應要了傑克的命，但他藏了一手。他的傷口有自我修復的能力——這是他過去身為美軍改造士兵受測者所留下的能力。安娜已經可以看到傷口外圍逐漸長出了淡紅色的皮膚組織，即便還沒有成形。在受傷最嚴重的地方，皮肉已經壞死，變成了黑色的。

「我不會有事的。」

傑克悶哼著說道。「只會耗我們一點時間。」

我們，安娜心想。傑克很快就接受了昔日好友還活著的事實。

還是他本就知情？

依稀從遠處傳來的鳴笛聲打斷了她的思緒。

「我們該走了。已經有人注意到了。」

傑克點了點頭。「帶路吧。」

## 她認為，不論她是否曾有選擇，她都有責任為捍衛者在這裡的所做所為善後。

半個時辰過後，安娜與傑克蛰伏在陰影之中，不時觀察外頭。懸浮計程車盤旋而過，兩名騎著機械駱駝的平民沿街走過。在他們上頭，天空佈

滿了飛行小艇與監視無人機，前者載著趕往午後會議的權貴，後者則是在哈金宮殿發生槍擊後傾巢而出。

安娜穿梭在狹窄的巷弄間、在大街小巷的迷宮裡找出方向，同時躲避著有如鷹眼般銳利的巡邏員。她人生中第一次覺得城裡這些凌亂的基礎建設還不錯，距離捍衛者介入已經過了十年的時光，但這座城市依然還在復原當中。由於故鄉的慘況，安娜回到了這裡。她認為，不論她是否曾有選擇，她都有責任為捍衛者在這裡的所做所為善後。

躲在一座廢棄的巨大冷卻塔下，午後炙熱的陽光不再令人難以忍受。安娜輕鬆愜意，但這對傑克來說似乎是個負擔。經過了基因改造，他應該能適應不同的環境，而他傷口的包紮應該也不會再滲血才對。

「你得更加注意自己的身子。」安娜語帶責備。

「妳的口氣跟安琪拉真像。」傑克悶哼。

安娜等一輛閃著燈的警車呼嘯而過之後，指示傑克向前移動。

「他們在找我們嗎？」傑克擦掉額頭上的汗珠。

「很有可能。」安娜仔細觀察著警車撤離的方向。「但這邊常常有犯罪事件。警察忙得很。」

這也是我們所造的孽。傑克的步伐有些跟不上，他靠在了一面牆上。「這讓我想起在布拉格那次。」

「我這次可不會再背你，」安娜說道。「振作點，傑克。快跟上。」她

衝出遮蔭、跨過街道，感受著頭頂上烈日的灼熱以及腳底下烤得發燙的石磚。

再次躲到遮蔽處後，她接著說：「布拉格那次是你的責任。我搞不懂你為什麼會認為萊因哈特可以隱密行動。」

安娜正等著傑克反駁，傑克卻沒有答話。她轉過身，發現他癱軟在光天化日的石鋪路上。

現在真不是時候，安娜一邊這樣想著一邊朝他奔了回去，她拉他起身。「醒醒，傑克。」但他沒有任何反應。

安娜讓傑克的手臂搭在她的肩上，把他撐了起來，扶著他往巷子走去。



傑克慢慢恢復清醒。這並不尋常，就算是還沒從軍之前，他就是個淺眠的人，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立刻甦醒。他坐起身，雙眼快速適應了房間內昏暗的光線。他在一張老舊的軍用窄床上，身上蓋著一條破爛的毯子。他的身子側面有如針刺般疼痛。

「終於醒了，」安娜如貓一般無聲無息地朝他走去。「喝茶嗎？」

「我想要威士忌，如果妳有的話。」

安娜翻了翻白眼。「好啊，傑克，我恰好有為你留了一瓶。」

「茶就可以了。」傑克放低音量說道。

安娜伸了伸展她的肩膀。「你可知道我費了多大的勁才把你扛到這裡來。」

「我中彈過很多次。但這次感覺不一樣。」傑克移動身子，想仔細查看傷口，他的表情因為疼痛而扭曲。三道偌大的傷口印在他的背部與側身，都已經用針縫了起來。

「那傷口大有問題，我們應該帶你去看醫生。」安娜移動到一個設有電磁爐的矮桌，把一個精美的金色茶壺放到了其中一塊加熱墊上。

「我不認為醫生會知道怎麼處理這種情況。」傑克表情嚴肅。

「齊格勒醫生離這裡不遠。」安娜提議。「但我可不背你。」

「不要醫生，」傑克說道。「尤其是安琪拉。」我們該如何向她解釋事情始末呢？我不認為她會想在這個時候見到我們，見到兩個迷失的幽魂。

「我盡力幫你縫傷口了。」安娜懷有歉意地說道。「我從來就不是應急治療的料，之前不太有這個需求。」

他用手摸了摸縫合得血肉模糊的傷口。「感覺像是屠夫的手筆。」

「你有意見的話，之後可以自己看著辦。」

「但我自己摸不大到。」傑克略帶尷尬地說道。

「那就別抱怨了。」安娜停頓了一下。「按理來說傷口不是該自己癒合嗎？」

傑克點了點頭。「是應該如此。也許那些子彈上塗有生化藥劑？」

「你確定不去找齊格勒醫生嗎？」

「我們得跟她解釋我們為什麼還活著。」傑克說道。

「她有妙手回春的本領，而且應該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稀奇的。」安娜笑著說道。

「不要找安琪拉。」傑克說，之後便再沒說話。

他環顧安娜的住所。四周擺放了戰術裝備、軍備品和監控裝置，只能稍微看出來是個家。這地方看起來不像是給人住的，反倒更像是考古現場，在這石造的古老房間內，石柱磨損得相當嚴

我不認為她會想在這個時候見到我們，見到兩個迷失的幽魂。

「我醒來  
時，完全  
記不得我  
是誰。」

重，牆上刻有象形文字，但部分已遭現代人破壞。安娜將幾個細心保存的古代文物在矮桌上擺了開來：一個在乳白石蓋子上刻了公羊頭雕刻的罐子、一枚崇高的貓頭女神黑金色面具、一個以棕紅色黏土燒製的缺角陶器，以及一個精緻小巧的綠色獵鷹塑像。

傑克更仔細地看了看這些古文物。「這地方讓我想起小時候，我媽帶我去的紐約博物館。」他旅途中最美好的回憶，就是在從原址移走的古埃及神廟中跑跑跳跳。想到這裡，他的臉上出現了笑容。

安娜遞給他一個印有紅色花格圖案的藍色茶杯。「這裡是墓室——也就是死亡之都。」

「名副其實。」傑克笑道。他朝桌上的古文物靠了過去。「這些是什麼？」

「我進來這裡的時候找到的。我捨不得把它們丟掉。這些古物已經存在好幾千年了，經歷了無數王朝的興衰，但它們始終如一。我想，在費薩爾博士接手這些文物前應該好好保存它們。」

傑克輕輕地吹涼著茶。「妳這段時間以來都待在這個地方？」

「是啊，自從我離開波蘭的醫院之後就一直在這裡。」安娜一邊看著傑克喝茶一邊說道。

他露出了茶很苦的表情。「有糖可以加嗎？」

安娜沒有理會他。「我醒來時，完全記不得我是誰。我忘了我的名字，所以大家都叫我無名女子『珍妮娜·科瓦斯卡』。我在醫院待上了好幾個月，飽受著生理的痛苦與心靈上的困惑。李醫生說我很幸運。幸運到頭骨裡卡進了玻璃和碎片還能倖存。」即便只是回憶往事，安娜的眼睛仍感受到了曾有的那股疼痛。

「我們有找過妳。」傑克嚴肅地說著。「我用盡我所能動用的所有資源，小加甚至私下派麥卡利去找，全都毫無所獲。每個人都跟我說妳已經死了、說我的行為不理智。但我的感覺告訴我妳還活著。」

我的感覺沒錯，傑克心想。

「李醫生幫我躲了起來。我說服她相信有危險人物在追殺我。」

「我是危險人物？」他故作無辜地問。

「你真可愛，傑克。」安娜笑著說。「後來我終於拼湊出了事情的原委，但我已經無法分辨哪些是真實的，哪些是我憑空幻想出來的。我還記得那次的任務。那時我們被敵方的狙擊手壓制住，而我想把他們從隱蔽處給逼出來。我記得當時的我正在瞄準。但似乎有個原因讓我的大腦不願意回想起在這之後所發生的事。」

傑克低下頭看向他手上的茶杯。

「那是因為我認識那名狙擊手，」安娜說道，並仔細地觀察他的反應。「你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。」

「是艾蜜莉吧？」傑克說道。「是的。」除了這之外，他在過去的幾年中還發現許多蛛絲馬跡，但他卻守口如瓶。

「可憐的傑哈。」安娜嘆了一口氣。

兩人靜默地坐著，茶杯緩緩流出熱氣，隨之消散在這飄散著塵埃的古老房間之中。

「傑克，你為什麼來這裡？」安娜終於開口問道。

「在棄妳於不顧之後，我一直無法原諒我自己。我聽說開羅這邊有位賞金獵人，我心想……」傑克放下了茶杯。

「你那鏗而不捨的死性子還是沒改。」安娜責備。「個性這麼頑固對你可不好。」

「加布里爾還活著。利爪組織日漸強大，必須要有人去阻止他們，我們所受的苦、還有妳所受的苦——必須得有個交代。我會一點一點擊潰他們。」傑克緊握著拳頭，他慷慨激昂的話語在石

「在棄妳於不顧之後，我一直無法原諒我自己。」

牆間迴盪。他緩緩鬆開雙拳。「但憑我自己一人是辦不到的。我需要妳的幫忙。」

安娜雙手交叉。「你連站都站不穩了。剛剛你還在街上昏了過去。你現在需要的是休息。」

「不可以原諒他們，別像其他人那樣。他們摧毀了我們畢生嘔心瀝血所砌成的一切，他們還把罪名嫁到了我們身上。」

「我們不像你那樣，傑克，」安娜說。「我們有些人可以放下過往的一切。」

「這就是我放下的方式。」傑克吼道。

「你太激動了，」安娜說道。「你現在沒有辦法好好思考。先休息吧，我們可以之後再談。」

「之後？」傑克的眼睛快速地看向了茶杯，而後將視線轉回到安娜身上。「難道妳——？」

話音未落，他已經倒在了窄床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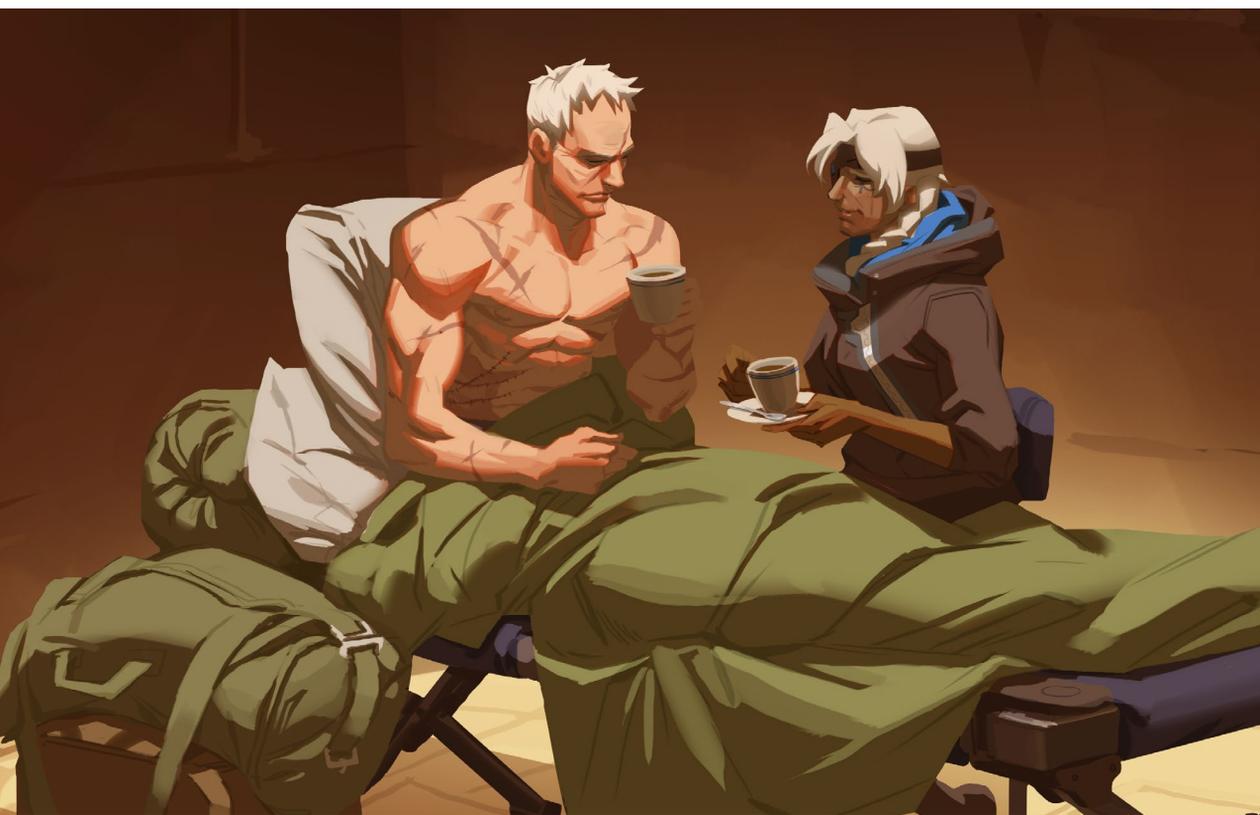
安娜等傑克熟睡後，將他的雙腿抬到床上、在他頭底下塞了一個枕頭、並為他蓋上那條破爛的毯子。她原先沒有注意到他身上的一些疤痕，

他的頭髮也變得稀疏且灰白。在他睡著的這段時間，士兵 76 不見了，眼前的人又變回了她所認識的傑克。

她拿起空了的茶杯，留下他一人獨自休息。

不久後，安娜扛著她那裝有補給品的帆布袋回到了這個陰暗的房子。在沒有燈光的照耀下，這地方更是像極了墳墓。她經過入口處的門廊，走進主臥房，卻發現傑克沒穿上衣、緊咬牙關做著

「不可以原諒他們，別像其他人那樣。」



單手伏地挺身。他拆掉了身上的繃帶，堆在窄床之上。安娜看到那被她不熟練的技巧縫合在一起的猙獰傷口，顯現著怒火般的鮮紅色與黑色。

「你傷口會裂開的。」安娜提醒。

「我有點坐不住。」傑克解釋。

「你確實睡了整整兩天，」安娜說道。「餓了沒？」

「餓到可以吃下一頭牛。」

安娜一臉懷疑地看向他。

「有得吃就行，我不挑。」傑克給出了一個笑容，過去他總是試著用這招讓安娜不再生氣。他有的時候真的跟小孩一樣。

安娜從紙袋中拿出裝有食物的紙盒，全部放到了他前方的矮桌上。令人垂涎的香氣瀰漫在空氣之中，有沙拉三明治、豆子和好幾袋剛新鮮出爐的烤麵包，麵包的內餡是熱騰騰的碎羊肉與洋葱。「至少不是我煮的。」

「謝謝老天所降下的小小神蹟。」傑克笑著說。

安娜也不禁笑出了聲。

傑克像受過專業訓練般狼吞虎嚥著。安娜也吃了一些，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只靜靜地吃。酒足飯飽之際，傑克把身子靠在他剛剛坐著的箱子上，並回到了上次的話題。

「妳為什麼不讓我知道妳還活著？」傑克問道。

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。」安娜說道。「如果是加布里爾的話就可以，但你有些不同。」

傑克露出令人難以捉摸的表情。「那法里哈呢？妳就這樣讓她以為妳死了。」

「這是最捨不得的。」安娜輕嘆。她站起身並走向她的桌子，桌子上擺放著一個錶框的小照片，照片裡安娜背著她年幼的女兒。她們雙手張開，好似在飛行一般。「法里哈等的是阿瑪利上尉，但她已經不在了。我猶豫的那一刻開始，我就不是那個自己了。」

「錯不在妳。」傑克溫柔地說。「妳當時並不知情。」

「別哄我了，傑克。」安娜打斷他。「這當然是我的錯。這件事不見得會成為我一輩子的陰影，但我承受得了這個責任。」

「不論當初事情是如何都無所謂，我們都希望妳回來。沒有妳我們什麼都辦不到。」傑克將手輕搭在她肩上。「以前捍衛者需要妳。現在，我需要妳。」

安娜看出了傑克的表情充滿絕望。「復仇只會要了你的命。」

「也許吧，但我還是得戰鬥。大家都放棄了，但我不會放棄。」

他也在責怪我。安娜這才明白。「老頑固。」

「妳也不想放棄戰鬥。」傑克說道。「不然妳又何必來哈金的宮殿呢？」

「你也知道，我是想要低調過日子，想要平平靜靜地待在離我女兒很近的地方。但我在這裡住得越久，就越體認到我們對這座城市的事有責任。我們關閉了阿努比斯計畫，自此埃及便一蹶不振。」安娜站起身子，轉身背對傑克。「人民生活困苦，又有哈金這樣的害蟲一直在佔人民便宜。如果我還有能力做點什麼，怎麼能放任這種事情發生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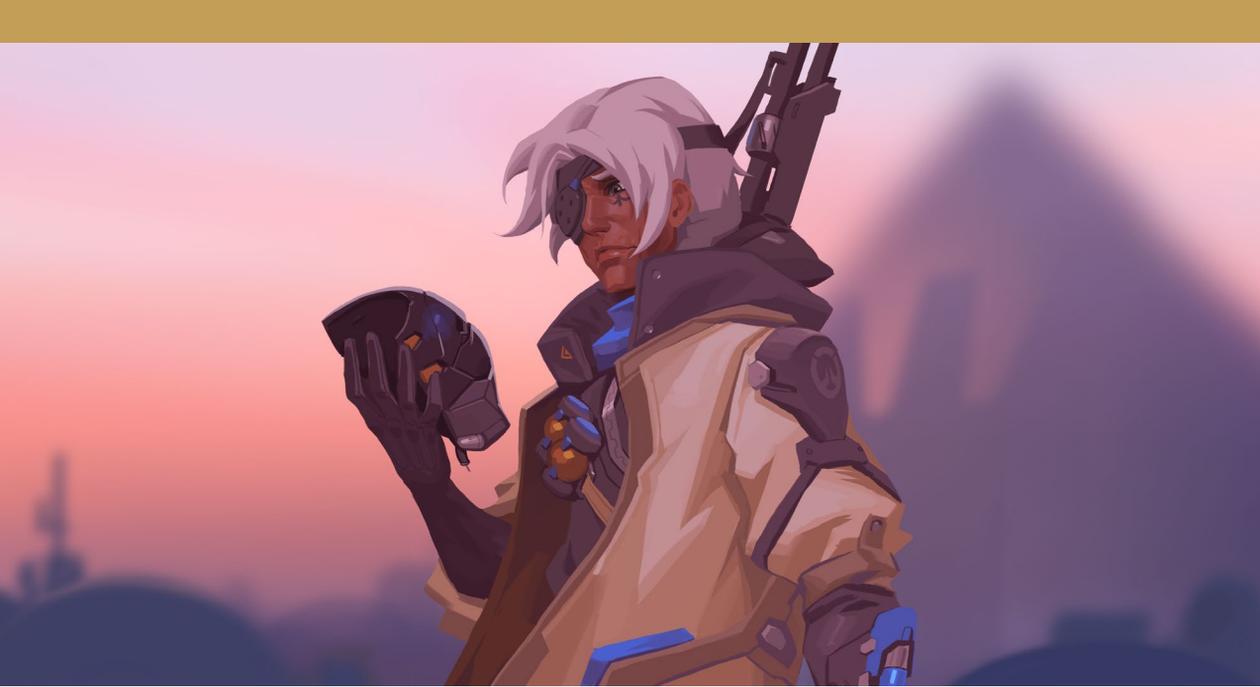
「妳跟我一樣，為正義而戰。」傑克說。

安娜眯起了眼睛。「復仇跟正義是不一樣的。」

傑克放棄與安娜爭論。「我們的目標是相同的。妳以為哈金為什麼要跟加布里爾見面？他是利爪組織的人。腐敗會在這座城市裡蔓延，然後像以往那樣摧毀整個世界。」

「哈金的犯罪組織扼殺了開羅的未來。政府和警方要不是眼不見為淨，就是已經被他給收買了。人民得不到食物，醫療救助就更不用提，幾乎是不可能。」安娜說。「你好好看著我，告訴我你能夠對這種情況坐視不管。」

「在消滅他們之前，開羅和整個世界只能先繼續受苦受難！妳必須要以大局為重。」傑克激動地說。



「你自己聽聽看你的話！以前的你是不會這樣說的。」安娜以不贊成的口吻說道。「我們做事要有原則。」

「時代不同了。」傑克以極為強烈的口吻說道。「加入我的行動，不然我要走了。我已經浪費夠多時間了。」

「我不會跟你一起去的。」安娜說。

傑克默默地盯著她看，看了很久很久。「狙擊手應該率先擊倒最棘手的目標。那是妳的職責。」他拎起他那破敗不堪的外套。「如果妳想要把時間浪費在捉那些罪犯身上，那就這樣吧。有場戰爭在等著我。」

他頭也不回地奔了出去。

在傑克離開之後，安娜打開了電腦。稍早傑克也用過這台電腦，螢幕上充斥著關於死神動向的文章。安娜不知道是誰一直在提供這些資訊給傑克，但目前沒空想這些。她瀏覽報導，想起了面具後面那副支離破碎的臉龐。

加布里爾……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

其中一篇報導提到，死神襲擊的事件中，受害者的傷口與傑克身上的傷口類似。

是那個該死的科學家，安娜這麼想著，心裡湧上了一股噁心感。

其他資訊提到了一點死神的新消息，讓她能稍微窺看傑克的內心。他所追緝的組織背後，是由企業、官方政府以及金融機構一層一層相互交疊而成的網，是錯綜複雜、令人絕望的犯罪結構。處理這種事情從來不是傑克的拿手項目。他比較喜歡兩件事：鐵一般的事實，和清楚明確的指令。

處理駭麟事則是加布里爾的看家本領。

但如今……已今非昔比。

安娜思索著該如何選擇。她心裡明白，她是想要留下來的。埃及正在衰亡，不出幾年時間，這裡就會陷入一片混亂，被哈金這種奸商、這種罪犯給弄得四分五裂。以賞金獵人「伯勞」的身分行動的她，只能一點一滴地慢慢帶來一些改變。如果她離開，那麼這一切都將功虧一簣。

但還有其他人在這裡，比方說法里哈。他們並非孤立無援。不見得要由妳來。

那股驕傲再度湧入心頭。

她回頭尋找關於制裁者士兵76的文章。其中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力：光明能源公司最

「我們做  
事情要有  
原則。」



祂是女神芭絲特。  
是一名守護者。





祂是女神  
芭絲特。  
是一名守  
護者。



新的核融合發電廠遭人闖入。文章裡提到他在市場中央引發的槍戰，以及因他而受傷的民眾與受損的財物。但其中也提到了多拉多當地一位女孩的目擊證詞。所有人都以為他是個危險的麻煩人物，她卻稱他為英雄。

不見得要由妳來，但有的時候，人們需要信仰。

安娜知道該怎麼做了。安娜走向她用來擺放墓室古物的臨時櫃。她看著古代面具上的貓臉。她是女神芭絲特。

是一名守護者。



傑克穿梭在沉睡的城市裡。炙熱的白天過後，夜裡寒冷的空氣讓人能放鬆喘息。夜已深，即便他在市中心漫步，街上仍空無一人。販售食物、二手智械零件、布與紡織品的攤販皆已休息。雖然宵禁不是強制性的，但城市居民為了自身安全著想，通常不在日落後出門。與死神面對面交手過後，他得時刻提防潛伏於陰影之中的未知黑暗。

傑克開始他的追捕行動已有一段時日了，這期間他不斷蒐集資訊，追蹤手頭上有的每一條線索。先前敵人還沒注意到他，他還能暗中突襲，但如今不再有優勢。毫無疑問的，現在利爪組織和其他同夥已經料到他會來找他們了。他來到開羅之後只有在一個夜裡睡過好覺，這也是他記憶中的第一次。

真不敢相信她在我的茶裡面下了藥，傑克心想。

他感覺不太自在。待在同一個地方太久沒有移動是很危險的，現在小加還正四處搜尋他的下落。他必須繼續前進。



天空逐漸轉白，傑克歸來時，滿月已經低掛在地平線底端。在他回來的同時，安娜正坐在電腦前。

「回來打包剩下的行李嗎？」她頭也不抬地問。

他走向她。「我會幫妳逮到哈金。事成之後，我們一起去追捕死神。」

「我們得確保這座城市得救。」安娜糾正他。「只有在這裡的一切都安頓下來之後，我才會跟你一起走。這表示不只要搞定哈金，還要處理掉他的爪牙。我得確定人民獲得安全。」

傑克緊咬著牙，思考著是否該接受這樣的條件。「那我們到他的莊園去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出其不意的襲擊，就可以一勞永逸。」

安娜搖了搖頭。「急不得。還記得上次的情況有多慘嗎？」

「要不是小加來攪局，事情會很順利。」傑克說。

安娜挑起一邊的眉毛。

傑克嘆了口氣。「那我們的計劃是什麼？」

「我們從頭開始，按部就班。一步一步壓縮哈金的生存空間、耗盡他的資源、然後把他逼到陽光底下。我們必須揭發他，還有他那些後台。瞭解了嗎？」

傑克又嘆了口氣，放鬆了下來。「妳知道嗎，我跟小加說過，他們選了錯的人去當攻擊指揮官。」

「但有的時候，  
人們需要信仰。」

「你是說過，但你指的是他，不是我。」安娜回答。

「讓萊因哈特當或許不錯。」傑克露出微妙的笑容。

「別開玩笑了。」



在宮殿爆發槍戰之後，哈金不敢大意，而是在城裡的幾間藏身處來回移動。傑克設法找出了其中幾間藏身處的位置，並找到了最適合他們行動的一間。他租下了一處可以俯瞰那間屋子的公寓。安娜和傑克沒有心思處理枝微末節的小事：房間內的裝潢只有一對破爛的木椅和一個木箱。他們輪班站哨，睡在一個睡袋裡面。第二天過後，安娜堅持要帶一個電磁爐來，這樣她才能泡茶。

不出一週，他們已經解決了不少哈金的手下，不斷削弱他的組織。消息迅速傳了開來，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人盯上了哈金的組織。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，大家都認為他們想給哈金應有的制裁。但就在事情剛有起色時，情況便急轉直下。哈金躲得更厲害了。他變得更小心謹慎。除了等待，什麼事也做不了。

等待的無聊時光對安娜來說不怎麼漫長。身為一名狙擊手，她比一般人更有耐心，更何況在這

邊她還可以走來走去、打個盹、甚至外出晃晃，讓她更有耐力。但傑克可就待不住了。她注意到了他往窗外看的模樣，不斷地來回掃視著，安娜知道他一心一意想找的是什麼。

加布里爾。

「有沒有什麼動靜？」傑克往上一瞥。他向後靠在椅子上，如果是在學校，他這樣的坐姿會引來老師一頓痛罵。他的手上拿著什麼東西。

「沒有哈金出現的跡象。你在看什麼？」安娜問道。

「噢，我只是在回憶以前的時光。」傑克遞過他手裡那一小疊照片。這些照片都褪色了，好幾處都有皺痕，顯然傑克把它們帶在身邊好一陣子了。

最上面的那張照片是他們和加布里爾的合影，三個人看起來都既年輕又意氣風發，雖然加布里爾看得出來因為接了指揮的職責而備感壓力。照片中的他們剛在里約熱內盧打了一場大勝仗。「我記得那時我們在海灘。」安娜泛起一抹微笑。

「我們在照片裡看起來好正經——好好笑！」

「所以這張照片才值得留念啊！」傑克也笑了。

知道他還能感受到快樂令人欣慰。

她往後查看第二張照片，卻訝異到差點把照片掉到地上。她從沒見過這張照片，但是她一眼就





認了出來。照片中的傑克看起來要再更年輕，他剛下了軍用車準備離開。她吃驚的是照片中的另一個人——他是個深色頭髮、穿著黑色鈕扣休閒襯衫的男子。傑克的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。

文森。

「文森……這名字已經好幾年不曾出現在我腦海裡了，」安娜說道。「你還沒放棄嗎？」

傑克搖頭。「不是那樣。」

「你從來沒有查過他的資料？你應該會好奇吧。我們那時能監控整個世界，我敢說如果你開口的話，小加會派一個黑衛探員幫你找他。」安娜說。

傑克看向她。

「好啦，這話題太敏感了。」

傑克笑道。「他結婚了。他們日子過得很開心。我替他高興。」

安娜不太相信他這番話。在早期，傑克常常提到他，談著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理想，想著可以回去過平凡的生活。

但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從來都不會有平凡的生活。

「文森值得過更幸福的日子，是我給不起的日子。」傑克嘆了口氣。「我們兩個都知道，我永遠會以職責為優先。我戰鬥的目的，就是為了保護像他這樣的人……那是我所做出的犧牲。」

「我們的感情總是沒有好結果，對吧？」安娜說，拇指下意識游移在她先前戴著婚戒的手指上。

「至少你和小加曾有過各自的家庭。」

兩人再度沉浸在靜默之中。

安娜瞥向窗外，看到哈金那張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公寓大樓的門口。「是他。」安娜把照片交

但像我們這樣的人，從來都不會有平凡的生活。



還給傑克，傑克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收進了夾克內側的口袋裡。

「準備好了嗎？」傑克一面問，一面戴上面具與瞄準顯示儀，隨後拾起他立在牆邊的重型脈衝步槍。

安娜拿起她自己的步槍斜揹在肩上，她的步槍比起傑克的那把還輕巧許多。她在腰帶上繫了幾顆閃光彈，然後拿出她包包內的最後一樣物品：黑色鑲金的面具。

「妳要戴那東西？」傑克問。

「是你給我的靈感，傑克。士兵 76 不僅僅是名制裁者。那個名字舉世聞名。你的敵人害怕遇到你。我不希望在我離開之後，哈金和利爪又回來破壞開羅。我有了新的面具。這次我的身份不是獵人，是守護者。一個在我離開之後可以留下來保護人民的角色……芭絲特。」

「我還以為我的面具已經夠嚇人的了。」傑克露出了笑容。

「芭絲特比老太太還要可怕。」

「安娜，沒有什麼比老太太還要可怕。」傑克說。

「這種事你最清楚了。」



一個禮拜之後，安娜和傑克回到在墓室的基地整理行囊。他們決定留下安娜大部分的物品，只帶上必要物資，輕裝上路開始下一個旅程。哈金和他的犯罪網絡已經解體。新聞開始報導名為芭絲特的守護者行俠仗義，逮住哈金並揭示了他那作惡多端的行徑。就連政府也被迫採取行動。

「這些怎麼辦？」傑克指著一個放著埃及文物的架子說。

「你已經夠重的了，還要我帶上這些東西？」安娜說。「我把它們藏得很好。它們只需要在這裡乖乖等到我找來一位合適的管理人。」

「法里哈嗎？」傑克這麼猜。「妳聯絡她了？」

「我……留了封訊息給她。」安娜說。

「妳確定就這樣把東西留在這裡不會有事嗎？下次妳再見到她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了。」

如果還有機會再見的話。

安娜嘆了口氣說。「她從沒給我回信。」

傑克頓了一下。「她早晚會改變心意的。她愛妳。妳告訴山姆了嗎？」

「我早晚會的。大概吧。」安娜說。「我把他的人生弄得一團糟，卻什麼也沒告訴他。我們都不擅長道別，不是嗎？」

「反正我們比萊因哈特好多了。我賭他一生都在避免與人道別。」

「他怎麼樣了？」安娜問道。

「這說來可就話長了。」傑克說。「但我想我們總會有時間講的。」

安娜點了點頭。「在我們離開前，我有些事想對你坦白，傑克。」安娜說道。「我會跟你一起行動，可是我一點都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。利爪組織、捍衛者、加布里爾……我早就放下這一切。太痛苦了。」安娜停了一下。「我剛來到墓室的時候，大部分的文物都被破壞了。我盡我所能搶救，但有些東西還是得放棄。這是最重要的，指揮官。」

「別這樣叫我。」傑克發著牢騷。「來嘛。我們總得去探望一下幾位老朋友吧。」



他們離開了墓室，將身後的入口封死。在他們離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，這些古文明的遺跡靜靜待在這滿佈塵埃而陰暗的房間中。所有文物的正中央，是那個印有女神面容的金色面具。正如祂永存開羅人民心中、永拒禍害於外。這個面具名為：

芭絲特。







**BLIZZARD**<sup>®</sup>  
ENTERTAINMENT